

詩經正解

小曼之什
北山之什

十九

仁
505
19



同攻
實印

門二12
卷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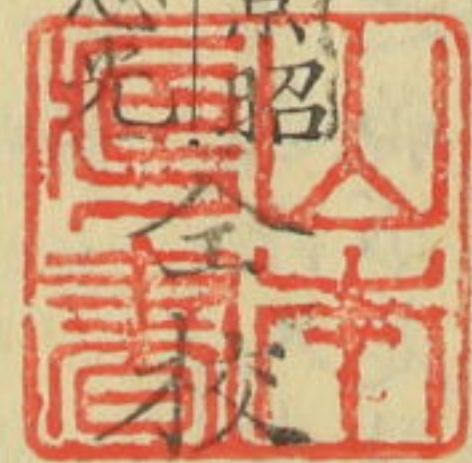
詩經正解卷之十九 小雅

姜文燦我英

丹陽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黃世煜景
湯玉海思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恭伯章

序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乎天末章極言讒禍之漸進而致警于人。總之欲人因其言而知所以弭讒也。以諧字為主。一二章責之也。三四章誨之也。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為君子戒也。○玩為巷伯者四字。此讒已在

言
官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為巷伯之後。則皆追叙其遭讒之由。以見讒之可恨。

妻音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比也。斐斐小文之貌。具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合於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若謂自古忠臣義士之心不自于人主之前者。未不自讒人始也。吾嘗傷之。若夫萋斐文之小也。貝錦文之大也。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其錦。不猶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夫過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矣。况因小過而飾大罪。彼為之是者。絕無忠厚之心。于德為薄。于情為忍。是何其所為之大甚耶。

拊譏此章上二句。喻讒人飾小以成大。下則斥其心之忍也。譖人者必說成一片錦。方聳動得人。萋斐不是物。是形容小文之貌。成是貝

反悲
哆昌者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適的與謀叶謨

錦者。是去潤色之。丹雘之。如貝錦之狀也。亦喻讒言羅織。文彩可聽也。末二句即承言所為之太甚。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合參不特是也。哆侈張之微也。南箕張之大也。因哆侈之微。而謬張之以成南箕。不猶讒人者。因人之疑似。而構成寔罪乎。夫迹可疑也。尚當諒其心。庶乎忠厚之道也。况借虛以為寔。彼為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以成其謀也。不知果誰適與謀。而謀之詭秘若是耶。

柳講此章上二句。喻讒人飾虛以成寔。下則斥其謀之秘也。譖人者必做成一個箕。方簸弄得人。都是劈空造出者。哆侈不是星。是形容微張之貌。成是南箕者。是去克拓之。展布之。如南箕之大張也。誰適與謀。言相與羅織其謀。而黨其惡。所以譖人。不覺其甚也。然誰專為

他畫這計較。詭秘一至于此。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寔。此讒人所以能傾人之國家也。惟深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驟張之。故見其詭。○南台云。此二章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但既以萋斐為喻。又以哆侈為喻耳。觀下章註訓。微張大張可見。亦就大小說。小大虛寔對說者。不可從。

緝緝翩翩音篇叶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十

反人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然不信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

合參。然爾可徒務譖人。而不知所慎哉。彼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然而疾。其處心積慮。惟欲為譖人之謀也。夫言聽計從。固

自以為得意矣。然可信者乃不信之階。尚當慎爾言也。苟不慎爾言。吾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爾為無實而不信矣。獨不思所以為己計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責其務于譖人。下戒以當謹言也。緝緝翩翩。俱就言語上說。不可因下句謀字。遂作謀上說。緝緝是口舌之聲。如麻之績。繼續不已。而不可厭其瀆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不憚其煩。而不知其靜。以自安也。緝有羅織之義。入人罪名。翩是往來蹤跡之狀。伺人過失。故接之曰。謀欲譖人。謀字不甚重。蓋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譖乎人耳。慎爾言也。是將後日致人之疑者。勸其不為譖。非教人慎為譖也。不信虛而不寔也。非聽信之信。此二句自譖者言。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以利口而見信者。必利口而疏。反覆之理所必至也。

捷捷幡幡音翻叶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捷捷幡幡音翻叶芬邇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賦也。捷捷傑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則固將受汝。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合參然，不但信已也。彼其捷捷然言語之傑利，幡幡然反覆之不已，其千緒萬端，惟欲謀為諧人之言也。然王之好諧，夫豈不爾受哉？但文已者，亦受人之地。苟好諧不已，吾恐汝能諧人，人亦諧汝。而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爾矣。獨不思所以為身謀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其工于諧人，下戒其禍之必至。捷捷是習于應答，幡幡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所謂禦人以口給也。故接之曰：謀欲諧言，諧言爾受，則禍及于人。既其女遷則及于人者，又將遷而及汝矣。蓋輕信之門既啓，則及中之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使忠誠之臣橫罹其毒，而凡罪盈惡積，能保諧佞之輩不伏其辜乎？始以讒而見寵者，終必以讒而被禍報復之理，所必然也。○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諧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于為諧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一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勸之。豈不爾受二句，以微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見其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

時翰着汝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而失度，其狀如此。合參夫諧人之為惡如此，吾將何所訴哉？彼驕人者，諧行而得志，其狀則好好而樂矣。勞人者，遇諧而失度，其狀則草草而憂矣。夫我之見病如此，惟天庶乎其恤之耳。蒼天蒼天，福善禍淫，不爽其理者也。尚其視彼驕人，察其罪而遏抑沮止之。矜此勞人，恤其窮而扶持安全之。庶乎吾人有所恃賴矣。此非吾之所望于天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嘆人已憂樂之異，下翼天意有禍福之公。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蓋幸計謀之成，誇知遇之厚，故得意而樂也。

言經正解卷之十一
草草猶憐。有懼禍不測意。蓋傷王聽之不聰。疾讒人之肆志。故失
度而憂也。好好草草。皆自心言。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
而告之于天也。視則欲節其樂。矜則欲憫其憂。要知渴抑驕人。正以
慰安勞人意。○先正云。此章蒼天蒼天。視彼驕人。蓋傷其不均。而冀
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畀有昊。則極言其可
畏。而欲天重以絕之耳。語意自有淺深不同。

彼譖人者

叶掌與反

誰適與謀

叶蒲補反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叶承兜反

投畀有昊

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行文也。
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
也。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
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言然此譖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譖
人者。奸險詭秘。不知誰為之主。而與之謀。而其惡乃爾也。吾將取彼

譖人。而投畀豺虎。豺虎雖以殺為性。亦惡之而不食。又將取之而投
畀。有北有北。雖以載為德。亦惡之而不受。則如之何哉。于是投畀有
昊。使制其罪。重以滅亡。然後驕人無以肆其惡。
抑講此章上二句。斥讒人為謀之秘。下皆深思而痛絕之詞。首二句
輕。只是重言之。以起下文之意。豺虎有北。特以起投畀句。虎猶知父
子。豺猶知君臣。非如讒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閒。而構之禍者也。故
投之而不食。夫以豺虎之暴。而不食。以有北之遠。而不受。可見讒人
之惡。其共惡于物可知。安成劉氏謂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
投棄讒人于彼。使凍飢之也。此說似太深。恐只是投之四裔之意耳。
昊天為善惡之主。萬物皆其所生。更無推避。理故擲于昊。天使制其
罪。亦是願日月無私。雷霆共憤之意。○止章欲天察其罪。以王道之
不明也。此章欲天斷其
罪。以王法之不振也。

揚園之道猗

音猗

于畝丘

叶祛奇反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

詩

經

王

卷

之

十一

五

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揚園下地也。猗加也。郕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官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揚園之道而猗于郕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始於微者而其諂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合參夫棄絕讒人。故吾所望于天之心。然禍生有漸。君子亦不可不自謹也。彼揚園地之下者。敵丘地之高者。然欲登敵丘。必由揚園以達之。是揚園之道加于敵丘。則卑之有益于高也。明矣。况賤者之言獨不有補于君子乎。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而貝錦南箕之喻。詳且切焉。雖曰賤者之言也。然由小以及大。由賤以及貴。此又讒人之所必至者。凡百君子尚其聽信吾言。而謹慎以防之。使譖人者不得乘吾之間。以文致而成大罪。以張大而成寔禍。可也。否則遇譖之禍。將延及于爾矣。其可以不慎哉。夫始之以惡小人。終之以敬君子。若巷伯者。亦可為賢而遭讒矣。

辨講此章興意貫至末。此即下地有資于高地。興賤言有補于君子也。揚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揚園為下地。郕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故曰郕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揚園。郕丘是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加。非加揚園于郕丘之上也。作為此詩。總一篇而言。君子指得廣。作詩告君子。見譖及小臣。其勢將加于貴近。然使身無可乘之際。又孰得而乘其釁哉。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欲其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以萋斐哆侈自懼也。蓋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所裨于人耳。○敬而聽之。休看作聽而敬之。所謂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招謗。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不則空聽奚益。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其寔謂讒口罔極。縱肆可危。不止及一人而已。○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少免乎。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
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
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
可伺矣今也不傷于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三輔黃圖云水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
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按寺人即巷伯官
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為之○孔氏曰司馬遷
以長史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典故詞氣慷慨是以班固云小
雅巷伯之倫焉○麟士按遭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
讒晦翁本不甚信後說末章註又曰譖始微者而得及大臣此
偶浴古解而不覺騎墻者也不可用○記云好賢如緇衣惡惡
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服○陳氏曰巧言何人
斯巷伯三篇其述讒人之禍
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谷風章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全首通詩三章俱是怨詞總見友誼之薄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
睽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以忘我大德句為主相親于患
難而棄于安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
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德安樂棄予即是忘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思
怨意末章即申上意要相照應不宜開說做弦云上二章是興時有
安危友則有厚于危而薄于安下是喻事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
計其失似非一串意○首二章且慢露德怨字只含其意發之明是
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小怨大德分任其
辜亦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之意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

樂音 洛 女轉棄予 叶演 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合參此朋友相怨之詩。若謂不可絕者朋友之義。不可忘者朋友之德也。其在今日吾能以忘情哉。彼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繼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此矣。追思昔日。汝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汝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此耶。

相講此與下章。谷上四句。是追其患難之相親。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春氣上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風雨不平。言風發而雨即繼也。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起興。至四句止。末二句在興外。維予與汝。言相為固旋。艱險有所不辭。他人不相及也。維予與汝。重予字。女轉棄予。

重女字。維予與汝。義同。鷦鷯。女轉棄予。別有參商。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睽絕也。

習習谷風 維風及頽 將恐將懼 寘予于懷 叶胡 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 叶夷 世反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真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合參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頽繼之。氣類之相應。固如此矣。追思前日。爾當將恐將懼之時。則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乃棄予如遺。有不復存省焉。是急則相親。緩則相棄。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并講風之自下而上曰焚輪。即旋風也。說者謂風之蔓延如火之焚。風之廻旋如車之輪。嚴緝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歛。郭璞云。歛暴風從下上也。頽暴風從上下也。頽亦止以風說。寘予于懷。止指其人說。不此首章以風及雨。興予與女。取及字與字。兩相須意。只以頽之

旋轉興懷之親密為是興意亦至四句止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棄予如遺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古詩云棄我如遺迹加一跡字發明為多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此比首章意又加深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合象所以然者亦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披拂于崔嵬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是風之廣被尚不能無遺恩也。然則朋友有大德而或不能無小怨不猶是乎。故為朋友者當知大德不可忘小怨不當思也。今汝親我于患難而棄我于安樂

是忘其不可忘之大德思其不當思之小怨也。豈朋友之道哉。吁朋友之相怨如此世變從可知矣。抑講此章上四句是比友不能無過下言取友者不可言其過也。山巔之上風雖無逮不及而其間死艸萎木不終無焉。無有草而必不死者無有木而必不萎者是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猶之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也。如此說明纔是比體。麟士云首二句炤大德而中二句炤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方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小草或連根死故曰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也大德就患難相救說小怨如語言忿爭偶有嫌隙之類忘字思字正所謂女轉棄于者耳此雖世俗中薄惡之常態或我寔有以致之然終屬小怨以周旋思難較之宜可少寬者今大德則忘而小怨則念何責人終無已時也朱傳頗似興體說者須有斟酌○呂藍田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齊朱孩曰言忘大德而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起于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蓋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詞怨而不怒庶幾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

詩

卷三

解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言經正備卷之十九 九
谷風三章章六句

揚伯祥曰古稱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患難而相救安樂而相棄則朋友之交祇以御窮而已○朱氏公遷曰谷風益與伐木相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嗟嗟伐木風藐友道日替不特如此詩所刺也世人平居交驩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一且臨小利害曾不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噫周旋于患難而棄置于安樂列頸于居常而掉臂于臨危吾不知友道之所終也○君臣朋友之間責之愈深則相怨益甚谷風詩人猶未能免也若夫子犯臨河而請退少伯棄爵而遨遊豈不綽綽我魯連所謂為人排難解紛不受其賞人又何能負我耶則谷風之怨息矣○樂府云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龍兩絕昔君與我兮音响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即此章之意○序以為刺幽王埋以有之夫使在上者有伐木之和平則人人篤于友誼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誰

○蓼莪章

序蓼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全直通詩六章總是傷已不得終養之意首二章是喻其不得終養而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已之責以應伊蒿伊蔚意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應生我劬勞瘁意末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自哀傷也以哀哀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痛絕○玩詩柄人勞苦及下不得終養以死句蓋是孝子行役父母在家無人侍養或飢寒疾病以死故不得終其身而養之也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莪長大貌我美菜也蒿蕺草也○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

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養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合參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若謂為人子者幸而其親常在則奉其餘懽以終吾之身而相忘于不報之恩者此生人之大樂也今我終不復得矣彼蓼蓼者我昔固以美菜觀之今匪莪也持蒿之賤草而已固非所望于我之初心矣亦猶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身也今乃不得其養以死豈父母所望于子之初意乎顧念之間感慨係之哀哀父母生我之劬勞甚矣今而曾不得一日之報曷勝其終天之恨哉

蓼蓼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合參昔蓼蓼之莪而今匪莪也特蔚之賤草而已不虛蓼莪之望乎然則父母生我以為終身可托之美材而長大之後竟虛所望者何

以異此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亦徒瘁耳曷勝終天之恨哉

析講各章首二句比已孤親之望下傷父母生我之勞也上見自恨之深意下見哀傷之至意不得終養自父母沒後而追思言匪莪伊蒿非我變而為蒿也只是始生為我嫩而可食至長大為蒿則不可食非人望于我之初心矣註以為美材乃追本父母昔日之心推到今日不副其望見自傷之詞不可就材質愚不肖上形容哀哀註訓重自哀傷益能終養可酌昔日之勞今不能終養劬勞之恩何報寧不重可哀傷乎哀哀乃自哀非哀父母也劬勞瘁總不出生我一章但此處只宜含蓄說○麟士曰興必有炤應然後作轉比無照應即轉故下文另轉同而興比異也若此詩將註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乃今不得其養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照樣補入則為改比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文膠柱鼓瑟

鉶之罄矣維蠹之恥鮮上聲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鉶小蠹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鉶資於蠹而蠹資鉶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鉶罄矣乃蠹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合參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為子者將何以辭其責哉。彼鉶與蠹相資為用者也。今鉶之罄矣以蠹之無酒故也。非維蠹之耻乎。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為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而誰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之間而負此失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寔愧于心。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人有父母則有所怙恃若無父則何所怙若無母則何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念中心惻然其銜恤也。入則瞻依無所此身茫然而無所歸也。夫無父母之人如此則何貴于生哉。此所以不若死之為安也。

柳講此章上四句是喻其失養而致窮獨之悲。下推言其所以可悲也。鉶比父母蠹比子。只取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鉶之罄而取用之不繼由蠹儲畜之不充。故曰維蠹之耻。父母與子相依為命重在子一邊言父母賴子以養而子當養夫父母也。窮獨之民若泛言而寔指在已事言之銜恤言無父母是憂也。在自內而出上說靡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說或云不必分身心總昇出入皆憂無時不然也。正見所以生不如死之意。○鮮民謂無父母之民即今人所稱孤哀子也。○抱苦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寧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音旭我長音上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復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

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合象且以父母之劬勞勞瘁言之。方其始也。受氣于父。父兮則生我矣。成形于母。母兮則鞠我矣。及其既生既育之後。且防其驚畏。而拊循乎我。待其飢渴。而畜養乎我。冀其成長。而滋養乎我。察其寒燠。而抱乎我。而無頃刻之或離。父母之生我如此。信乎其劬勞勞瘁矣。故我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夫親恩罔極。圖報者猶有歉然之心。况不得終養。而未能報。今親既沒。而不及報。其情之可哀。為何如哉。

柳講此章上六句。追叙其親恩之大。下深慨其圖報之艱。生我鞠我自其受氣成形之始。而言拊我至腹我。自其既生之後。而言鞠育。皆訓養而義寔不同。鞠是胎養。畜是乳養。顧旋視也。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不能暫舍也。或謂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恐非註意。凡此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勞瘁處。即是恩之大也。疊舉我字。見我之為我。非父母無以至今日而哀哀。

之情益無自解。德字就人子所以報親者言。非謂父母之德也。觀註自見。末句要見親恩本不可不報。而又失其養。其罪將何如。○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于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庶幾此詩之義。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叶音曷兒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合象夫。凶極之恩。既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己。我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飄風發發。而急疾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遭失養之害。劬勞者。弗能報也。勞瘁者。弗能酬也。不幸何如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叶分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也。弗弗猶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合參南山則律律矣。諷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為養之不終。負其劬勞甚矣。辜其勞瘁多矣。何若是其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寔出于所遭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不自諉。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真可謂孝矣。

洲講此二章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而反其意以為興也。孝子既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睹南山。聆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殺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何害不卒。皆指不終養。說則氏莫不殺亦只是得終養意。唐荆川云。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嘆詠者。如陟岵。馮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馮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詩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夫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台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之可効于父母者。惟白報耳。至于報之無從。而我心滋戚矣。况于一日之養。而有不合乎此。我之愴然悲心。所不欲自存也。○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執書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嗚呼。昊天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其哀痛日奈何哉。

○大東章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全直通詩七章。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困役傷財作眼。大意四章以上。是詳叙已見困于人之事。下詳叙已仰訴于天之詞也。析言之。首章繫言困役傷財之意。二三章言東人財力之俱困。而上之人所當恤也。四章承上賦役不均。是以東人憂勞而西人得志。五章又言惟西人得志。是以出之者甚艱。而視之者甚易。庶幾訴之于天。而惟天其我恤耳。六章又言我雖求助于天。而天亦卒莫之助。七章則言天非惟不我助。而反為我困矣。○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上下件件空虛。而由人為虛。未已極其形容。把一個天說來說去。直從望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似呆似謔。全在空中想出。意景無所赴。想而想于天。無所歸咎。而咎于天。總皆不

詩

經

正

卷之十九

七

言
得已而甚
怨之詞也

有饒

音蒙

簋

音軌

飧

音孫

有棊

音求

棘

音匕

周道

如砥

音紙

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叶善止反

瞻

音眷

言顧之

潛

音山

焉

出涕

音體

與也。饒滿簋貌。飧熟食也。棊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祖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饒簋飧，則有棊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合參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若謂盛世之時其民樂，衰世之時其民哀，予今處衰亂之世，寧不動感傷之情乎哉。彼

有饒然滿簋之熟食，則必有棊然之棘匕。于以載鼎肉而升之于俎矣。况是適周之道，其平如砥，則其直必如矢。于以為四國會歸之途矣。奈何周道如故，人心改觀，向也在位之君子則履之以為朝貢之區，在下之小人則視之以為往來之路，皆樂有周道之可由也。至于今則周官之威儀不復覩矣。載觀周道盡屬東方之輸運，我也。瞻言顧之，觸目激衷，不無盛衰之感，而財力俱傷，日動哀憐之悲，不覺潛然而出涕也。

辨講此章上四句，與周道之平直下致其追昔傷今之情也。簋飧饒然突而不平，則棘匕棊然，曲而不直矣。周道之平如砥，則其直如矢矣。此是反興，亦無大義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其間岡巒之起伏，林木之喬森，豈無險阻而關隘無征，覺其垣垣如砥之平也。如矢以馳道千里言，其間太山之隱蔽，大河之廻環，豈無屈曲而津梁不滯，覺其行行如矢之直也。所履指朝觀會同而往來者，視字雖是瞻視之視，畢竟亦是行蓋視此路以行也。所履所視，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

然履視頓異所以涕也。潛然所謂望城欲哭之狀。顧而出涕。含情未發。註則以東方之賦役二句。直渡下章矣。瞻顧二句。且渾勿入講是。○詩故云。蓋飧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養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惟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于昔矣。此說亦佳。○君子所履二句。顧東江文云。縉紳君子。或朝覲會同。而趨踰于京師。或勞來旬宣。而出使于下國。我車我馬。悉于此乎經行。冠蓋相望。而凡息肩憇足于道路者。莫不踳踳凝眸。而瞻望其威儀也。我徒我御。悉于此乎往來。儀衛赫奕。而凡僂僂提携于阡陌者。莫不舉首轉盼。而景仰其風標也。廖文云。君子有朝聘之行。彼則夾道而觀。相聚于車塵馬足之下。君子有貢獻之舉。彼則趨途而望。衆會于停驂駐節之餘。所在成群。而喜見國家之盛事。觀者如堵。而欣逢太平之儀衛。楊伯祥亦曰。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崗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極一時之盛。沿途小民。莫不踳踳盱眙。瞻望其威儀。快觀其丰采。故曰云云。此俱作顧視之視講。又兩句一串說。玩註小人視馬馬字。口氣串說亦安。

小東大東

叶都郎反

杼

音音

其空

叶枯郎反

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

音桃

公子行彼周行

叶戶郎反

既往既來

叶六直反

使

我心疚

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袖受經者也。空盡也。桃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袖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然東人賦役之困。何如彼東方大小之國。固非一邦。然自其供于賦也。則皆困於布縷之征。而杼袖之上。無復經緯之存。雖糾糾葛屨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桃桃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之矣。夫以供賦

之故而至于空杼柚則傷于財可知以供役之故而至于勞公子則困于力可知是使以使我憂之深以至于病也不亦重可憐哉

拊講此章上七句叙東國財役之困下切在口之憂小東句提起杼柚三句言傷于財佻佻三句言困于役末句總承麟士云上四句見

傷于財下四句見困于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履履霜足其空意心疲承公子也此拘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殊與註不合杼柚其

空非謂無杼柚是杼柚之上無經緯也葛履履霜則禦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奔走可知皆舉一以見其餘意葛

屨履霜已兼道路淒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亦可見

有列音沈音泉叶才無浸獲薪契契音寤歎哀我憚

丁佐人薪是獲薪尚可載叶節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

興也列寒意也側出口沈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蓄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合參夫賦煩役重民之勞甚矣為人上者獨不思所以憫恤之乎彼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有列沈泉尚其無浸獲薪焉况民已勞矣

而復事之則病契契寤嘆寧不哀我憚勞之人乎然獲薪既不可浸則庶其載而蓄之無使為寒泉所浸以至于腐可也憚人既不可勞

則庶其息而安之無使為力役所苦以至于病可也若視其勞而不知恤則勞者益勞矣上之人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拊講此章上四句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是因物以著人之當安也此專以困于役言二段一串意首四句是即物而興下四句只是

因興意而並言之不可作興說契契者憂切苦心之意契契寤嘆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舊謂契契然寤嘆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

與興意不叶憚人槩指東人說憚不專力役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是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他人之憚人也亦可

以息矣。此望西人之息之也。○此章承上二句意。又舉所可憫恤之人而異其安之也。宜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章意雖主困役者言。其寔傷于財者。亦此憚人也。○鹿野云。興意言獲薪尚不可浸。况此契契之寤嘆者。寧非可哀之憚人乎。極是簡明。○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效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音賚叶六直反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叶蒲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叶渠反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叶甫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阜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合翕然我東方之所以困者。止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為王之臣民。則當均服王之賦役也。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專主勞苦而不見慰撫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粲粲衣服而得以逸豫矣。以至西人有舟人焉。亦熊羆以為裘。夫以熊羆之裘。見于舟楫之輩。其視葛屨履霜者。為何如。西人有私人焉。亦試用于百僚。夫以百僚之試。且見于私家。皂隸之屬。其視佻佻往來者。為何如。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也哉。

抑講此章正與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諸說紛紛如昆湖云。上二句是賦役不均。下六句是群小得志。元峰云。上四句言賦役不均。下四句言群小得志。似各有碍。處依本講。平平說去。而賦役不均。群小得志。自見。註諸侯之人。對京師之人。言非即諸侯也。職勞者。慰其情也。即書所謂勞之來之。然詩亦曰。此勞使臣勞。還師勞。還役皆來字之義。設上之人。以此體乎下情。則下之一見。必樂為用力。今于一勞而不蒙其來。便見有勞及一方之意。故曰不均。舟人私

人。又就西人中舉其微賤者。以例貴者而言。粲粲句富而逸也。熊羆句言富百僚句言貴。粲粲衣服何如。扞抽其空態。羆是裘必非葛履。履霜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人則舉其貴。西人則舉其賤。此際迴環不知正有。如許觸望。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倖。任用以見其安逸也。○鹿野云。上言東人之勞苦已盡。故首二句。只為引起之詞。然職勞不來一語。寔括盡大東之旨。下六句言西人之享其逸。總見賦役不均也。而群小得志由賦役不均致之。此說以東人提起。不與西人平重。亦有見。○賀公調云。悲乎此衿捉而肘見。彼服奇而志溢。此仰居而向隅。彼猴冠而翼虎。憚人慄嘆。舟子揚眉。貴介履霜。廝與升坐。夫非盡人之子乎哉。而西人樂東人愁西人。歡東人怨天耶。人耶。誰寔為之也耶。此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音珣佩璫音遂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去聲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璫璫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傍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餽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合參夫東人之困。如是使西人少加愛恤。焉猶之可也。今供上之賦粟米。不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酒矣。故我東人或饋之以酒。本甚厚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漿。布縷不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佩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鞞。鞞然之佩。本甚長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長。是其取之也。盡酒與佩。而不遺其用之也。雖酒與佩。而不惜。今日之困。殆有不可勝言者矣。吾將曷訴哉。瞻彼雲漢。為章于天。尚其溥臨下之光。而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困于天者。猶幸見知于天矣。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其成五采之章。而有以報我焉。則不幸見困

于人者猶幸見助于天矣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見困于人下是求恤于天也酒佩俱就供輸說亦舉二者以見其餘耳此皆本上西人得志來極言此人之暴殄需索無已供億之外又取給於酒佩乃東人出之甚艱而西人視之甚易益得志之人不復知有民生之苦人情大抵然也維天二句其天監已之勞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又天文志曰漢水之津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清流名曰天河監亦有光非即監視乎我言監下而有光輝庶有以致辨于酒漿之是非珮璣之長短也跂彼二句其天報己之勞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跂然終日終一日也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為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日更七次其行甚疾如拋梭然故云七襄次即所謂杼星所止舍處在天為次在地為辰雲漢非所以鑿人而冀其鑿之織女非真能成章也

而異其助之此亦無聊之甚而為是不得已之詞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音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叶模郎及西有長庚叶古郎及有捄天畢載施之行音枕

賦也。曉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揜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合參夫求助于天固我之心也。孰知天亦不能為吾助乎。跂彼織女固以織名也。然雖更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布縷之征。曉彼牽牛雖以牛名也。然亦虛名而終不能服箱以助轉輸之勞。以至東之啟明西之長庚亦豈能啟日之明。續日之長以資吾營作之勤而有捄

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但皆施之
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真能有所助哉

柳講此章總是言天象之無益于人也首二句連上跋波二句與曉
彼二句對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河鼓謂之
牽牛服箱以輸載言車兩拔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啟明四
句與不成章不服箱對看啟明句言不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以
助其蚤作也長庚句言不能續其光于日既沒之後以助其昏作也
啟明即是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曰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
以長庚為太白李太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傳曰日且出謂明
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啟導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
於此麟士曰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
之詞今吳俗謂長庚星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
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寔非一時並有偶然
對待言之也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
為言矣勿疑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
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

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置然疏義云畢
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
也載施之行依註承啟明長星天畢言而麟士謂孔疏只承天畢理
會亦妙此又拘兩句一連之說耳織女不能助我成章牽牛不能助
我服箱啟明長庚不能助日使長使我營作天畢不能助捕禽獸皆
是有虛名而無寔用者也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既望其有所助又
嘆其無所助皆不
得已而為是言耳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波我反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音揖

酒漿維南有箕載翕

音吸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音訐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
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
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

詩

卷三

解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言彖不惟是也。惟南有箕吾意其可資之以簸揚矣。孰知有箕之形無箕之寔。不可以簸揚也。維北有斗吾意其可資之以挹酒漿矣。孰知有斗之形無斗之寔。不可以挹酒漿也。夫既無助于我。苟無害于我亦可也。夫何此南其踵狹而舌以廣。及若有吞噬之象焉。是不惟西人之噬乎我。而天亦與之俱噬於我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西之揭。及若有掩取之象焉。是不特西人之取乎東。而天亦若與之同取于東矣。吾人又將何所賴也哉。夫天象固無所助。而亦無所害乎人。今始而無所赴告。則望天之助之。既而無所歸咎。則又怨天之困之。至是而情愈促。怨愈甚矣。為人上者。胡為使之至此極哉。

析講此章言天不惟無所助于我。而反有所困于我也。上四句。若合上章看。當屬上文。在下章則重下四句。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

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二星為柄。斗柄指西。故曰揭。大意謂東人供輸已竭乎地之所有矣。或者天上還有未盡之物。乃視南之有箕。不可供用。北之有斗。不可供用。再視之。不但無用也。載翕其舌。似謂東人尚有餘粟乎。西柄之揭。似謂東人尚有餘酒乎。箕斗之象。原是如此。但傷于噬者。畏見夫噬之似。傷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為若有所吞。噬挹取云爾。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疾之意。特寓言于箕斗。未嘗怨天也。天心無私。而望其有助于已。天象無心。而怨其反助于西。皆詩人善于形容處。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况。不必着相說。

大東七章章八句

凌駿甫曰。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于衷。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于目。及仰觀天象。而又若有不恤東人。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者哉。○魏仲雪曰。諸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煩之人物物生悲。失望

之時處處歸咎耳○徐世臣文云王者重靈臺之職設保章族氏以掌天星謂五行伏見不嘗各有古驗石隕宋而魯有喪字在東而吳國亂恒星不見村起三川熒惑入心謫流大火長弘史佚以來既有驗矣嘗讀大東至天漢以下知周之衰災異屢見而天官之告人以詳也夫天漢為九河之精雜金之氣嘗以涪難作疆之月騰見于□□□□壁出其西東則為牽牛又東為北斗又東為箕恒與漢道□□□□□□我聞人主善□□□逆秋令傷金氣罰見西方其占為□□□今□□引用私人誅求無辜□□謂不極矣而天漢如故也織女如故也牽牛如故也豈星文有驗有不驗哉我東方諸國近山東屬婺女分野下流當九河未衝比于星紀盡于牽牛然則二星我之分土也念我劬勞當以象告而今則何日之有益天子有道太乙正風雨時景星夜明周伯屢出我儕小人有沐浴聖德觀攝提大角之建耳而金水相滯鷄火無光太白失嘗東西並見夫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宵出為啓明夜出為長庚本一星而為象屢變大抵出東則伏東出西則伏西歷一歲周十有二次故其

出不經天今者盡見于東夜復西見是謂經天太白經天天下革政此星家之所諱也况夫壁居白虎又主邊兵主弋獵行列之間適與度會臣竊占之不過數年西諸國國必有稱兵上平而天王敗于弋獵者且夫漢東諸宿次箕又次斗箕為行宮妃后之位主八風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夷將動箕表先應斗為上相太宰之位斟酌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受爵祿又主兵西周之地女后擅權宰相失人互戾竊發虎門左右之間曾不得按兵而寢臣坐見周之不血食矣而長舌尚寵後宮宰父專圖政柄南箕北斗之文彰彰如此天之告人何詳以盡哉夫彗星見則張楚起兵枉矢流則鉅鹿搏戰自秦以後天官之學不明而儒者至相諱忌胡不取談大夫之詩讀之也附錄于此觀景測緯者亦可備參考云○按傳云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故築臺于邱終遺厲氏之誚公聚朽蠹旋為覆國之資先正云大東成東周之極勢談大夫憂東周之忠臣旨哉言乎

○四月章

詩

經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全首通詩八章。總是歷敘已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是構禍根由。折言之首章至三章。言禍日進。而四章則推亂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之不息。而六章又訴亂之不獲免。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末章言作詩告哀。此要見倦倦屬望于王意。通篇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似曲體。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

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

合參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若謂人生歲序之中。榮枯皆有以自適。托宇宙之廣。俯仰或得以自寬。果如是亦安見其可哀乎。若今日有大不然者。四時之氣維四月為純陽。而溽暑之威。惟六月為尤甚。是故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熏灼之勢。蓋有所必至矣。况祖孫一氣。未有祖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祖豈匪人乎。宜有以陰佑我矣。胡忍使我遭此而不為之恤乎。

析講此章言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夏暑為興。言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六月暑正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匪人只于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人。何獨不愛子孫。而盡禍之乎。無所歸咎而咎于先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或云我先祖豈其以我之子孫為匪人乎。與註背。不可依。南台云。此章要貼三章朱註禍亂日進意。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寔盛。何忍使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苦其熏灼而言。亦是一見。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百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合參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秋至則物收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凋瘵之勢蓋有不能免矣。况今亂亡之禍天下皆受其病我瞻四方則

將何所適歸乎哉。

析講此章言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秋病為興言肅殺用威百卉皆然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

哉亂離瘼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其為一事也亦勿作憂亂而病說奚其適歸是無周身之處無憑依之地

也。方山云過火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興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無時而息也。

合參然禍亂之進又不止此也。冬至則寒盛冬日烈烈則飄風發發急疾之象蓋有不可禦矣。况民莫不免于禍而善也。我獨何為而遭

此害也哉。

析講此章言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戚同故以冬烈為興言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曰莫不穀者身處害

中。見人皆勝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

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于蓼莪篇矣。○大抵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懽樂者遇之則為美景

憂愁者觸之則為悲况今夏則苦其焦灼秋則病其凋瘵冬則傷其迅烈蓋感時之亂觸景生悲故借以形出禍亂日進意然獨舉三時

而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叶莫悲反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合參夫禍亂日進。惑時皆足以傷悲如此。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物之不美矣。况在位之人。宜其善良也。今

皆變為無良之俗。而同惡相濟。比周為黨。以殘賊乎善。類。則禍亂之源皆起于此矣。不知其誰為此咎也哉。

訓。謂此章興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即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興人之善者。反化為惡。以人不如物起興。在位指群臣言。殘賊時

說皆就不仁不義以害民害國說。但詩人之意。還重在構害善類上。莫知其尤。昆湖云。此暗指王言。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

者則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尤。

相去聲彼泉水載清載濁

叶殊玉反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過云能善乎。

合參夫用殘賊之人。以階天下之亂如此。使有時而息。吾猶可以自寬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矣。我乃日日遭害。初無止息

之期。則何時得于免于禍而能善乎。

析講此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聚集。有增綴。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阱。意日字正。炤上數章

說。非遭酷暴。即逢淒烈。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賊釀禍來曷云能穀。謂何時可免于禍也。此穀字。雖是保身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

賊。斡旋禍亂。使夏暑秋烈。冬寒之氣。都化為陽春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晝瘁以仕。寧莫我有

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晝瘁以仕。而王何其不

詩

經

王

卷

之

二十一

我有

合參然使仕不盡忠而遭亂猶可以無憾也而我豈其然乎彼滔滔江漢之水猶為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之無外矣况我鞠躬盡瘁以事一人宜乎王之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置之若棄曾不在顧念之內亦獨何哉

抑講此章言己之盡忠于國而見遺于君也南國之有江漢與人君不有忠臣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興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先輩徐又南方控制數郡而無所收束以為南北之限則蔓延而不固所賴于包地脉而作之障者惟水之是為矣南方土田平坦無大禁防以批荆吳之要則散漫而不守所恃于載地氣而立之塹者惟大水之是依矣此方得講若癸卯楚程竟作江漢有南國便及了蓋江漢與已南國興王也莫我有謂沒爾這個人在心上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黜語正相應有謂識有者蓋必心相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有則棄之而不以為功踈之而不以為德矣雖有盡瘁之忠何由自結于主上乎所以不免構禍而被讒賊之害也○此詩惟第二

章正興一二三四五六章俱反興也

匪鷁

音團

匪鳶

音沿叶

翰飛戾天

叶鐵

匪鱣

音鱣

匪鮪潛

逃于淵

叶均反

賦也鷁鷁也鳶亦鷁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鷁鷁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合參夫我之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哉彼鳥吾知其能飛也我則匪鷁匪鳶其能翰飛戾天而免此罪罟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潛也我則匪鱣匪鮪其能潛逃于淵而免此法網之患乎不能高飛不能深藏則禍亂之來亦且奈之何哉

柳講此章言己不能高飛深藏亂無可逃之意承上莫我有宜乎高飛深潛跳出世網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只索盡瘁不

是亂無所逃若作欲逃無所則與奚其適歸意重亦當有辨蓋奚其適歸是以天下之亂而言悲傷感慨之詞也翰飛潛逃是以處世之

勢而言。無奈自安之詞也。○淵明詩。望雲漸高鳥。臨水愧游魚。意頗相似。○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與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詞。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个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山有巖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與也。杞。枸櫞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為車輜。○山則有巖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合參夫禍亂莫逃。則可哀其矣。而作歌以告哀者。其容已哉。彼山則有巖薇矣。隰則有杞桋矣。况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蓋悲傷之情。少能自達。故假此聲詩。以鳴其情。庶幾聽者之一悟耳。自告哀之外。豈敢有他及哉。吁。詩人哀之上之人。不知所以哀之。此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後人哀之也。可勝惜哉。

抑講此章是托興而表已作歌之情也。以物之大。各于其地。與歌之作。維告乎哀。無甚取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奚適歸。構

禍而曷能穀。盡瘁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識得此意。方合得詩柄自傷之意。○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盛冬則又苦風寒。至于巖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艷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率無須臾之歡矣。○馮吉人曰。告哀不是告之于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又一說。告其盡瘁之精誠也。更異聽者之一悟。而或惻恤之耳。俱可依。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九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全首通詩六章。總重役使不均上。首章言行役之苦下是嘆行役之不均而極言之也。折言之。一章叙已從事之勞而貽憂于親二章言王之役使不均而以已為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二章末歷叙其不均之意須以朝夕從事句為主。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三章數我字。單言在已之勞。後三章數或字。將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語須婉至勿步怨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朝夕從事叶上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

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參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若謂人臣固貴于盡職而役使尤貴乎均平。何今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食者。乃偕偕然強壯之士子。而朝夕以從王之事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久役于外。不惟我之思親不置。且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耳。急君而遺親。盡忠而忘孝。我其如父母何哉。

辨講此章上四句。叙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憂于親也。登山采杞自是羈旅情況。言偕偕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劬勞意。但是發端語。未可遽露。偕偕士子只是詩人自己。勿泥傳皆字。而以為與已共事之人。如此恐與下獨賢有碍。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泛言。不指征伐說。與他處靡盬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劬勞。非以缺養也。蓋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劬勞為憂。固相因而致者。

溥音天之下叶後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合衆夫我之貽憂于父母也。固以王事之故而彼命我者亦豈盡出于公哉。彼普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寧有尺地而非王土乎。率土

之濱皆一王之臣子也。寧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既居王土而為王臣則當為于我者亦當為于人可以使我者亦可以使人乎。何大夫之

不均乃獨以我為賢而使之朝夕從事如此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嘆已之獨見役也。此章微露有不均意。溥天句以極天所覆言。率土句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土

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于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

位與不在位說。王土王臣須歸重王臣一邊。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不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而言。執政不均則王之

不均可知矣。但詩人不斥王而曰大夫耳。獨以為賢。故獨役之。大夫字只就本文說。註王字於字于言外見之。

四牡彭彭叶鋪王事旁旁音崩叶嘉我未老鮮我方

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贊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

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合衆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駕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

既老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不多得焉。夫惟未老方壯則旅力方剛可以駕

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旁旁而經營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柳誦此章上二句叙從事之勞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獨賢之意四牡二句不平乃駕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旅力句承嘉我二句帶經營句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曰嘉我曰鮮我言外要見未老方將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莫誤認○此詩本為使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言而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為知已忠厚之意藹然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叶越逼反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

于行

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合象夫我之獨賢固不敢自愛其身矣其不均若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土者皆王臣也夫何燕燕居息而無國事之勞或則盡瘁事國而燕息之不遑焉或有息偃在床而無道路之涉或則不已于行而安寢之不暇焉以彼之燕居息偃視此之盡瘁不已何勞逸之相懸耶

柳誦此章以下皆歷叙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燕燕二句一寧家一勤王也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一止居一徵逐也以行止分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偃息而偃也如偃卧之偃

或不知叫號

音毫

或慘慘劬勞

音西

或栖遲偃仰或王事

鞅掌

音快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合參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
劬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者動靜自得而栖遲偃仰。或者王事煩勞
而鞅掌失容。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
偃仰視此之劬勞鞅掌何苦樂之相懸耶

柳講此章叫號二句。一處優而罔聞一職勞而見傷也。以動靜分棲
遲二句。一優游而自適。一事煩而失容也。以勤惰分鞅以控馬而執
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
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或湛

都南反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

音

議

叶魚反

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合參又不特此也。或有湛樂飲酒而笑語于樽俎之間罪罟非所憂
也。或則慘慘畏咎而慮乎罪罟之及欲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

議而從容于親信之餘。事為無所迫也。或則靡事不為而勞動于疏
邈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湛樂風議而視夫畏咎盡勞是彼何
樂而此何憂。彼何逸而此何勞也。然
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柳講此章湛樂二句。一在樂無憂一畏事不樂也。以憂樂分。出入二
句。一口言之而不為。一身為之而靡盡也。以親疏分。出入謂出入朝
廷之上。風議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以上三章。盡齊等句。即
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要見逸者。豈不當任勞。勞者豈不當處
逸。豈此為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為賢。而彼獨不賢乎。勞者獨勞。逸
者獨逸。此所以嘆也。○揚伯祥曰。此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
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復。則其望于上者亦切。夫人臣職在奉公。
即勞瘁何敢辭。即燕逸誰可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奚堪。
彼獨何幸。就而人並觀。不均甚矣。○有數或字。未嘗
粘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陸雲士曰。北山非以私勞鳴怨。乃以公義鼓忠。天下事非一力能持。惟行者盡勞。居者盡職。合外內而共勵其精。而後稱王臣。而無忝也。詹永諧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豈有願為孝子。不樂為忠臣之理。北山似孝親之念重。忠君之意輕。不知其忠君之意。正寓于孝親一念中。見得經營既無以孝親獨賢勞而經營。并無以忠君使大夫言念及此。誰無親而我獨違。誰無君而我獨任之。亦宜憮然悟矣。○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弁怨親也。北山雖怨大夫寔怨君也。小弁之怨。正徵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雖剛。一身如四方。何一身不足惜。西方不可不念也。此其怨是何等怨處。不然幾使歷山號泣。曾閔羞稱。澤畔行吟。龍比不齒矣。○新安胡氏曰。大東言賦之不均也。北山言役之不均也。

○無將大車章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全旨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淺深。總是憂傷之意。不履道之也。以無思百憂句為主。百憂者。進而有王事之督責。惟恐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復恐有意外之虞。不一而足也。憂至于不欲思。憂轉深矣。

無將大車祗音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底兮

賦也。將扶進之。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祗適。底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合參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若謂天下固有可憂之事。而君子亦不能無憂之之心。故平地任載者。謂之大車。慎無將大車也。苟不量力而將之。則推之不前。却之不後。祗為塵汚之所及矣。况我之行役。進而有王事督責之戒。退而有家事多端之虞。則百憂集焉。尚姑置之。勿以為思可也。苟不安于思而思之。則思阻于不副。情苦于難伸。祗足以自病而已。亦何必以思為哉。

柳講此是即將車者之自汚以興憂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
下二章興義亦同自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
人不辨面目無思姑置之詞百憂兼王事家事說較重在役之勞苦土
底以累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叶莫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音

興也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
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合象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適為塵所昏晦矣無思
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鬱之中頰頰然而不能出矣寧不

亂我心

曲耶

柳講不出于頰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凡人
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蒂只見有此事也以頰字言憂
既妙矣又曰不出于頰更妙更苦頰者沈憂之人胸中苦有一物而
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即沈字之意衛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

得不出
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雖

叶平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叶平

兮

興也雖猶蔽
也重猶累也

合象無將大車將大車則為塵所壅蔽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
自勞且在膠擾之內鬱鬱然不得舒矣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
憂固不勝憂之患而又戒之以勿思又有不敢憂之
情行役之勞如此為上而使人至此何以為國哉

柳講重猶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累○
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按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塵飛冥冥不出于頰真有
小人蒙蔽之象但力可進則亦能退決非自悔其進小人無亦

從旁見大夫將進小人而作此以諷也。小序云：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便貽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塵汚于人，故君子悔之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無田甫田之意同。

○小明章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全旨通詩前三章傷已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終之戒僚友，益所以自傷耳。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情，畢竟有因勞思逸，前三章念子內已，含末二章意。○西征大夫，因已之勞，思人之逸，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前面心曩等語，勿露十分怨詞，看數字分明。自己亦有勉思靖共意，要知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謹怒，反覆觀之，則僚友

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末章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惟靖共，正直庶幾得免耳。方慙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傲之于神，俱有凜凜不能自保意。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音求野叶上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矣。音泰苦念彼共音泰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允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合參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若謂人臣之往役我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于傷悼之情哉。今夫明

明上天照臨下土。是宜無所不察也。何使我有西征之行。至于荒野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啓行。以至歲暮。載離寒暑。而猶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此。何天之不我察哉。是以心之憂矣。有如毒藥而甚苦也。于是念彼僚友之安處。傷彼此之殊遭。不覺涕零如雨焉。斯時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時以王事未已。而遽歸。則不免罪咎之及。故我畏此罪咎。欲歸而不敢耳。
辨講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四句是念友而傷已之難歸。首二句謂明明照臨。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已之私也。只喚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地遠。五六句言其時久。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心憂二句。兼止兩邊言之。念彼二句。是思邊事之不寧。而忽游神于朝署。想見共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不曰友人而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微詞也。共人即下君子。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申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懷思。而莫其悟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忿感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咎如以吾取物。不使知也。就王事不堅固。就來勿作君之刑罰失當言。念友

而悲。畏非而止。又遠行中。不得已所在。故并序之。當時禁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詩人固自和平。然詞氣亦悲涼。憂感如畏此罪咎。非復畏此簡書字法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去聲曷曰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下佐反我不暇叶胡反。念彼共

人。惓惓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惓。惓。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合參。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乃二月之初吉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庶之事。

是以心之憂矣。憚我之勤勞不暇。而莫知旋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睠睠然懷內顧之思焉。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安乎。特以役事未畢。而遽爾言歸。則未免遣怒之加。故畏此遣怒。欲歸而不敢耳。

析講此章上八句。叙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原其不敢歸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久也。曷云者。難定之詞。念我二句。言身獨則其力為有限。事衆則其責為難赴。玩獨字。便見非衆之所與。回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憂其勤勞不暇。而不得歸也。睠睠懷顧。是內顧悲傷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遣怒。本役事未畢。說事未畢而歸。則遣怒在所不免。蓋叔季之朝。法令顛倒。舉足如為危機。令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

音郁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音蹙

歲聿

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叶子六反

念彼共人

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音福

賦也。與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側。傾側。無常之慮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貽此憂。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也。

合參。然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蓋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則愈蹙矣。是以此歲暮。采蕭獲菽之時。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得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豈不懷歸哉。特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誚。故畏此反覆。欲歸而不敢耳。

析講此章上八句。是傷久役而自咎于已。下因念友而嘆其不敢歸。此與上二章例看。與煖也。即春溫亦謂二月也。政事愈蹙。只是上章事。庶者又急也。采蕭獲菽。不重采獲上。正歲暮之時。全是收拾的光景。夫物之成。毀有候而已。之勞勩無期。乃已自不能蚤去。而自貽此

詩

經

卷之廿九

三十一

言怨 卷之十九 三十一
憂此以分義自安與自貽伊阻例看不然勉他人以靖共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興言出宿言既卧矣復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睠瞻懷顧矣古詩云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衣裳止興言出宿之旨反覆亦不可作君之刑辟無常說當與罪辜譴怒例看蓋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謫譴怒反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罟言蓋跡迹之臣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許氏曰詩言其毒太甚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言自詔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親賢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音女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

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合參夫我之憂今固無如之何矣然凡爾僚友其可不自勉哉嗟爾君子從容殿陛今日之安處固異芄野之勞人矣然燕安鳩毒不可懷也爾可以安處為常哉要當靖共爾位各安于其義之所當盡以敬修其職業焉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為吾助者爾其與之相協贊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誠質之神明而無愧矣神之聽之歆其感通之系報以為善之利而穀祿之與無所靳焉寧不有以長守其位哉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合參嗟爾君子優游歲月今之逸豫固異離寒暑之征夫矣然逸樂終身非人之福也豈可以安息為常哉要當靖共爾位各安于其分

之所當為。以勤修其職業焉。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相親愛者。爾其好之。相輔助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心。乎之神明而無缺矣。神之聽之。隆其降監之機。錫以莫大之慶。而景福之介。無所吝焉。寧不可以常處其逸哉。向使棄爾職而不修。踈正直而不與。則神其聽之。欲式穀景福得乎。嗟爾君子。其慎思之。夫自傷而不傷。于怨。告友而必盡其忠。為大夫者。可以為賢矣。

析講此二章。各上四句。是呼僚友。而勉以所當為。下是示以自然之應也。君子即共人之在朝者。當是時。在朝亦不甚安。特以久役相形。故若安耳。無恒安息。下面敬職親賢。便是敬職親賢。不宜太平。亦勿以親賢。正是敬職言敬職。而且親賢也。靖共二字串說。蓋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靖者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度共之共。靖共者。自靖以共厥職也。正直是與亦靖共中事。與者助也。是助着正人。好就神情乎契言。正直亦按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保全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神之聽者。言能勤職親賢。無愧于天理。自無愧于鬼神。神必勞之矣。式穀與下章景福無大異。俱是罪罟不及。求保其祿位之意。未要繳轉。苟溺安處。則不能獲福。方

是戒意。○上云念彼共人。而此又戒其靖共。知其原未能共也。蓋遭讒畏譏。故微詞隱諷如此。○叔子之功。非茂先力贊不成。坡公之罪。非安禮申救不免。從來外臣事業。必賴近臣從中調護。玩正直句。西征大夫。隱然有萬里孤臣。望其保全之意。○此二章不特忠告于朋友。時危共濟。正從一念憂國之心。而出之。

小明五章二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楊伯祥曰。遭際時艱。外有無限之繫孽。內有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愈蹙。我事孔疚。一則曰靖共爾位。疆圉之勞。臣獨力固無以自勝。廊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效。故一則曰念我獨兮。一則曰正直是與。悲已念人。大半為國家憂耳。○張平符曰。此詩因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然于己無獨賢之恨。于彼無憎疾之詞。小明詩人亦賢矣。○小序云。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歸季思云。共人為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任既困。始念其人。然不得脫此。共人之所以可貴也。卒乃自相勞勉曰。嗟乎君

子人生無有常安處者。患不自盡耳。苟自盡。神將祿女。毋徒愁苦為也。○凌駿甫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于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卒章又申言之也。

○鼓鐘章

序鼓鐘刺幽王也

全直通詩前三章是傷今之作樂。而思乎古。直刺之也。卒章美其樂之是。而惜其人之非。所以陰刺之也。○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自見。末章是說個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非。其詞愈隱。譏刺之意。自在言外。

鼓鐘將將音搶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合彖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作此詩。若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卽一作樂間而可知矣。蓋樂所以鳴一己之豫。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憂焉。今吾王何如也。彼鐘為眾樂之首。淮非作樂之地。吾王鼓鐘之始。作也。則將將而有聲。淮水之始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觀之。固為一時之樂。而我聞鐘鼓之聲。則憂心而且傷焉。于是追念古之淑人君子。播和聲于堂階之間。感人心于和平之際。信有係予懷而不能忘矣。

辨講此章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做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猶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

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向承上起下之詞。淑人君子。暗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憂後樂。雖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鼓鐘喑喑

音皆叶 居奚反

淮水泔泔

音諧叶 賢雞反

憂心且悲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

叶平 為反

賦也。喑喑猶將將。泔泔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合參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喑喑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泔泔而既平矣。夫鼓鐘而至于淮水之既平。彼固以為無窮之趣也。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為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理以御情。道以制欲。吾見其德之中正。而無心之回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辨講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濶大。慶源輔氏曰。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似非本旨。又有就勸精圖治上說。如罔淫于樂。罔遊于逸。是也。更詳之。

鼓鐘伐馨

音高叶 居尤反

淮有二洲憂心且妯

音抽

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賦也。馨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泔泔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合參既而聞鼓鐘而又伐馨。則衆音之並作矣。淮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見矣。夫鼓鐘至于淮洲之見。彼固以為極意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悲者。又動而不息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吾見其心之憂勤。殆不若王之荒亂也。何今之不如古哉。

詩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四十二

柳講伐馨舉樂之大者而言淮有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妯則甚于悲矣憂結于心爲之妯動而不寧也其德不猶亦就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人也空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微卸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嘗說出○做弦云始而水盛中而水流終而水落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慶源輔氏曰將將啗啗伐馨言其樂之盛也湯湯啗啗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

不僭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合衆由此觀之則我之所憂正以王之不德耳豈其樂非古與若以其樂而論之但見鼓鐘于淮上者固欽欽而有聲矣以至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也若難乎其克諧矣今則琴瑟之聲與笙磬而相協笙磬之音與琴瑟而同和何如其克諧也哉是樂之和也不殊于古矣雅南樂之章也籥舞樂之容也亦難乎不僭矣今則二雅二南而音節之不紊羽籥綴兆而容節之可觀何有于僭亂也哉是樂之正也不殊于古矣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如此獨以縱其流連荒亡之行而不若淑人君子之德此吾之所以憂悲傷慟而永思古人之不

忘也
柳講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于古意鼓鐘句提起另講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同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言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協夫音也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不僭包上

雅南籥言雅歸于雅南歸于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不淆
便是不僭未繳樂則是而人則非意謂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
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彼之律呂
間之聲音亦不過如是而已○同音合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僭分
言三者所謂皦如也以雅不僭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如關雎
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如萬舞有奕○張平符曰總之是樂皆猶
古特無德以本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遺響也所謂不僭者非
淑人之罔淫也○別解參附幽王作樂于淮上為流連之樂其僭亂
極矣詩人聞而慨之因思古淑人君子之德夫豈謂王之琴瑟笙磬
不與淑人君子同音哉但淑人君子之所以者雅也所以者南也以
二雅二南而彼之籥舞者不僭也三以字正淑人君子樂之所以而
二雅二南乃淑人君子之德也不僭又即不回之意○六帖末章之
詞愈隱其意愈微
蘇氏詩是言外意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馮文所曰按淮水由信陽軍去西都二千餘里而樂作于淮上可乎昔師曠有言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其謂是歟君子曰驪山之禍淮上之樂啓之也○李氏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可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于音也○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于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戎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